

现代汉语自动词句模研究*

苗传江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

摘要:句模是以述语动词为中心的语义组合模式,句模研究是在语义平面上研究汉语句子的类型,对计算机的语言处理和语言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现代汉语述语动词的一个次类——自动词的句模进行了研究,目的是以此为起点逐步归结现代汉语的句模系统。

Research on the Semantic Sentence Pattern of Chinese Zi-Verbs

Miao Chuanjiang

(Center for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eijing Language &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emantic Sentence Pattern (SSP) is the semantic combination pattern centering on the predicate verb, the research of which is to probe into the types of Chinese sentences. The work is of momentous significance to th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tudying. In this paper the SSP of Zi-Verbs, one of the subcategories of Chinese predicate verbs, is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aim of summing up the SSP system of Chinese will be achieved.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合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的研究和建立”,已于1996年3月在北京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该项目以原则参数语法(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Approach)和格语法(Case Grammar)为指导,用论旨网格(theta-grid)方式,对3000多个常用动词义项进行了详尽描写,用计算词典学(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方法建造了一部信息丰富、结构合理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的机器可循词典(machine tractable dictionary)。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计算机应用提供了共享资源,而且为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的研究就是在该项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自动词

林杏光先生(1995)用两条视线考察动词:从动词往后看客体,从动词向前看主体,并据此将现代汉语述语动词^①划分为六个次类——他动词、自动词、外动词、内动词以及领属动词和系属动词。这种“将动词的语法范畴同其格关系直接挂钩的分类思想”被称为是“一个创举”。(黄昌宁 1994)本文所说的自动词就是林先生划分出的六个动词次类

*本文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号69433010)资助。

本文是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抽取一部分修改而成的,对指导我论文写作的林杏光先生谨致谢忱。

中的一类，是指自主而不及物^⑧的动词，如“跑、蹲、飞、沉思”等。

在前人和时贤的著作中，如陈承泽《国语法草创》、刘世儒《现代汉语语法讲义》、李临定（1990）《现代汉语动词》，“自动词（自动字）”的所指一般相当于不及物动词，跟我们所说的自动词是同名而异实的，因为，不及物动词可以是自主的，也可以是不自主的，而我们的“自动词”必须是自主的。例如，“死”是不及物动词，但它是非自主的，因而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自动词”。

在我们考察的3008个义项动词^⑨中，自动词有437个，占14.6%，在六个动词次类中，数量上仅次于他动词（2089个，占69.4%）。本文的研究限于这437个自动词。

二、句模

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中，句模属于语义平面，这一点是公认的，但具体来讲什么是句模，目前学术界的看法还有所不同。下面是笔者见到的三种观点。

（一）范晓先生在《动词的配价与句子的生成》（1996）一文中认为，“句模是句子的语义结构模式，它是由动核结构形成的，是动核结构生成句子时与句型结合在一起的语义成分的配置的格式，所以句模跟动核结构有内在的联系。”文中把动核结构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动核和动元（也称“行动元”）组成的“基干的动核结构”；另一种是由动核、动元以及状元（也称“状态元”）组成的“扩展的动核结构”。并且指出，动核结构和句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无序的，后者是有序的。

（二）鲁川先生等在《谓语的语义分类和语义组合模式》（1993）一文中，把及物性（Transitivity）语义组合关系中谓词（Verbal）所担任的角色叫做“中枢角色”，体词或以体词为中心的短语（包括体词短语和介词短语）所担任的角色叫做“外围角色”，把一个中枢角色跟一个或多个外围角色的组合叫做一个“事件”（Event）。一个事件的“语义组合模式”由一个中枢角色和若干必要的外围角色组成。该文把事件的基本语义组合模式概括为18种，文末说：这些“语义组合模式”可称为“句模”。语义平面上的“句模”跟句法平面上的“句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句模”是基本式，可以扩展。

（三）林杏光先生在《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1995）一文中对述语动词进行了两级分类，第一级是前文所说的六个动词次类，第二级是以句模为标准划分的，林先生说，“句模，是述语动词和必有论元组成的语义组合模式。”

以上三种观点都认为句模是“语义组合模式”，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着眼点不同。范晓着眼于句子，鲁川等着眼于“事件”（更抽象、概括一些），林杏光着眼于动词的性质，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基于动词这个核心的，因为动词在语言中是句子的核心，在逻辑上是事件的核心。二是范围大小有所不同。范晓的句模比鲁、林的范围大，他的基于“基干的动核结构”的句模相当于鲁、林的句模。以上两点都不是根本性的差别，所以我们可以说，学者们对句模的定义是没有矛盾的。

本文采用林杏光先生对句模的界定（表述上稍做修改），即“句模是述语动词和必有论元的论旨角色组成的语义组合模式”，如“施事+V”、“施事+V+处所”等。

必有论元，也就是动词的必需格^⑩。一个动词能带几个必有论元，必有论元的论旨角色（theta-role）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动词的特点，因此，用必有论元来组成句模可以把句模研究与动词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句模中必有论元的数目决定动词的价（valence），其句模有一个必有论元的动词是一价动词，有两个的是二价动词，有三个的是三价动词。

为什么要说明是“述语”动词呢？因为汉语中的动词，在句法上是“多功能”的，除了做述语外，还可以做主语、宾语、定语等多种句法成分，例如，“游泳是很好的体育运动”中的“游泳”是做主语，“孩子们喜欢游泳”中的“游泳”是做宾语，“他看到一辆奔驰的汽车”中的“奔驰”是做定语。动词做述语时的特点才是其本质特点。在句子中，也只有做述语的动词才是句子的核心。所以，句模应该是动词做述语时的语义组合模式。

句模是有序的，句模中动词和论旨角色的排列次序不是任意的，它反映了该句模在实际语言中的常用格式，可称为基本式。例如，句模“施事+V+处所”表明，在句子中施事、动词和处所的出现次序经常是施事在动词前，处所在动词后，所以，论旨角色相同但排列次序不同，可以组成不同的句模。基本式可能有变换式，还可能有省略式和扩展式。变换式是动词和论旨角色的排列次序不同于基本式时的模式。省略式是在特定语境下某个论旨角色不出现时的模式。扩展式是加入了可有论元（即可选格）时的模式。

“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中描写了动词必有论元的论旨角色，我们在此基础上归纳句模，并对各个句模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本文只研究自动词的句模。

三、自动词的句模

经过分析和归纳^⑧，437个自动词组成的句模共有21个，分列如下：

- (1) 施事+V 如航行、留学、跳动、奋斗等 2 7 4 个
- (2) 施事+V+处所 如到达、接近、跨、住等 6 1 个
- (3) 施事+同事+V 如搏斗、寒暄、结合¹、约会等 3 2 个
- (4) 施事+与事+V 如报仇、道歉、送行、着想等 1 5 个
- (5) 施事+V+目的 如等候、竞选、追求¹、交涉等 1 0 个
- (6) 施事+V+系事 如扮演、担任、当、化装等 9 个
- (7) 施事+V+原因 如愁、躲、躲避、算计⁴等 5 个
- (8) 施事+V+范围 如从事、讲究、抢²、震惊等 4 个
- (9) 施事+同事+V+范围 如比¹、比赛、赛、争论等 4 个
- (10) 施事+V+同事 如联合、联络、配合、认识等 4 个
- (11) 施事+V+与事 如贷款¹、祝福、祝贺等 3 个
- (12) 施事+V+依据 如吃²、遵循、遵照等 3 个
- (13) 施事+V+方式 如打¹⁹、打²²、玩儿³等 3 个
- (14) 施事+V+处所或时间 如过¹、经过等 2 个
- (15) 施事+V+工具 如玩儿²、压²等 2 个
- (16) 施事+V+时间 如熬²等 1 个
- (17) 施事+工具+V 如撒气²等 1 个
- (18) 施事+原因+V 如操心等 1 个
- (19) 施事+V+处所或范围 如进入等 1 个
- (20) 施事+V+目的或处所 如报考等 1 个
- (21) 施事+V+与事或材料 如装备等 1 个

由上可以看出自动词的句模具有以下特点：

(1) 自动词组成的句模是多样化的。自动词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及他动词，但它组成的句模个数却不比他动词少（他动词句模有18个）。

(2) 自动词在21个句模中的数量分布是很不均匀的。绝大部分自动词出现在“施事

+V”句模中，其他句模中的自动词大都很少，这说明自动词中有许多在语义和用法上特别的动词。

(3) 大多数自动词是一价的，且只有“施事+V”一个句模；二价自动词数量不多，但组成的句模却不少；三价自动词只有4个，组成一个句模“施事+同事+V+范围”。

根据“三个平面”的理论，语法研究中应该把句法、语义和语用结合起来，我们对自动词各句模在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受篇幅所限，这里只给出对其中2个句模的简要分析。

1. 施事+V

在437个自动词中，出现在该句模中的有274个，数量最多，约占62.7%。

该句模对应的基本句型是“NP-V”。在实际语言中，孤零零的一个NP加上一个动词V往往并不能构成一个可用的句子，而是要加上一定的完句成分（黄南松 1994）后才能成句，完句成分有好多种，这里不详细说明了。

该句模中的自动词多数没有变换式，但少数有变换式“V+施事”，如“飞¹”，基本句式是“那群鸽子飞了”，变换句式可以是“飞来一群鸽子”。我们称这类动词为“飞”类动词，有44个，如“飞¹、飞²、飞³、蹦、冲¹、出来、凑²、刮²、跪、滑^①、开⁵、流、爬¹、潜伏、杀²、逃、跳¹、停、退¹、下²、涌、压⁵、游¹、站¹、走¹、走²”等。

从语用上，看，“飞”类自动词的“V+施事”句描述某种情况变化，属于所谓的“隐现句”（崔建新 1987），这种语用功能使得这类句子具有以下特点：①施事名词一般是不定指的，前面必须带数量词语；②动词后面一般要有趋向词语；③句首经常带有处所格，处所词语在语用上句子的主题。例如：

远处飞来一群鸽子。 洞里流出一股清泉。
路边停下来一辆马车。 草丛里蹦出来一只野兔。

另外，该句模中有少数自动词，它们可以有变换式“V+施事”，但要求前面必须出现处所格，这类自动词只有“奔驰、飞舞、飞翔、汇集^①、徘徊、睡、躺、行驶、隐蔽^②、坐¹”等10个，它们的“处所+V+施事”句从语用上看是存在句（范方莲 1963），“处所”是句子的主题，句法上的特征是动词后一般要用情态动词“着”。

草原上奔驰着一群野马。 床上睡着张大叔。
天空中飞翔着一只苍鹰。

2. 施事+同事+V

在437个自动词中，出现在这一句模中的有32个，如“搏斗、吵架、订婚、寒暄、合作、会晤、见面、交往、结婚、来往、联系、谈判、通信、拥抱”等。

这类自动词属于所谓的“复指动词”（李临定 1990），它们表示的动作行为必须关系到相对的双方，一方是“施事”，一方是“同事”。“同事”前必须使用介词“跟、同、和、与”，而且每个动词的“同事”前都可以使用这四个介词中的任一个。“跟、同、与、和”是兼类的虚词，既可以做介词，也可以做连词，词性不同，表达的句法和语义关系是不同的：做介词时，它们后面的成分在句法上是句子的状语，在语义上是动词的“同事”；做连词时，它们后面的成分同前面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在句法上共同充当句子的主语，在语义上共同担当动词的“施事”。这样，“跟、同、与、和”的兼类会导致“施事+同事+V”结构在句法和语义上产生歧义。例如“售货员跟顾客吵架了。”这个句子的歧义可以从它出现的语境中体现出来：

——售货员怎么了？ ——售货员跟顾客吵架了。

这时候，“跟”是介词，“跟顾客”是句子的状语，“顾客”是“同事”。

——发生了什么事？ ——售货员跟顾客吵架了。

这时候，“跟”是连词，“售货员跟顾客”是句子的主语，动词的“施事”。事实上，当“跟、同、与、和”作连词时，我们可以认为是动词的“施事”和“同事”合并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它们前后连结的成分在共同担当“施事”的同时，相互之间隐含着“同事”关系，即它们在语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动词的“同事”，这种语义关系是由动词的性质决定的。从语用方面来讲，“跟、同、与、和”作介词是，句子的主题是它们前面的成分，作连词时，句子的主题由它们前面和后面的成分联合起来充当。

当句子中有其他的状语成分时，通过它们出现的位置可以确定“跟、同、与、和”的词性，从而确定它们后面成分的句法和语义功能，消除上述歧义。例如：

A	B
售货员正在和顾客吵架。	售货员和顾客正在吵架。
我方代表将要跟对手谈判。	我方代表跟对手将要谈判。
我曾经与他合作过。	我与他曾经合作过。
他敢于同老虎搏斗。	*他同老虎敢于搏斗。

A组句子中，状语成分“正在”等出现在“和、跟、与、同”的前面，“和、跟、与、同”是介词，它们后面的成分是“同事”，充当句子的状语；B组句子中，状语成分出现在“和、跟、与、同”的后面，“和、跟、与、同”是连词，它们后面的成分和前面的成分合起来作“施事”，隐含“同事”关系，句法上共同充当主语。

该句模中的“施事”和同事经常用复合形式，这时候，形式上动词只有一个必有论元“施事”，“同事”是隐含的。例如：

兄弟俩又吵架了。 双方代表正在谈判。
他们俩结婚了。 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上面的情况中，不管“施事”和“同事”用连词“跟、同、与、和”合并，还是用复合形式合并，动作行为关涉到的双方在句子表层都是出现了的，而在实际语言中，该句模中的有些动词可以省略“同事”，也就是有省略式“施事+V”。根据是否有这种省略式，我们可以把该句模中的自动词分为两类：

一类是没有省略式“施事+V”的。这类动词在具体使用中要求参与者或相关者双方都必须都出现，也就是只能用来描述双方，如“见面”，可以说“小王和小李见面了”或者“他们俩见面了”，但绝对不能说“小王见面了”或“他见面了”。这一类有20个，我们称之为“见面”类，如“吵架、打交道、分离1、寒暄、和解、合作、会晤、见面、来往、联系、拥抱”等。

另一类是有省略式“施事+V”的。这类动词可以用来描述双方，也可以用来只描述一方，如“结婚”，从语义上讲只有两个人才能结婚，但实际语言中既可以说“小王和小李结婚了”或“他俩结婚了”，也可以说“小王结婚了”或“她结婚了”。这一类有12个，我们称之为“结婚”类，如“搏斗、打招呼1、订婚、结婚、离婚、恋爱、聊天儿、谈判、约会”等。该类动词在使用上的这种特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下列句子有歧义。

(1) 小王和小李结婚了。 (2) 张三和李四正在谈判。

对句(1)的理解一般是小王和小李结为夫妻了，但这句话还有另一种理解，也就是小王和小李分别和另外的人结婚了，句(2)也有类似的歧义。“结婚”类动词都会有这种歧义句，这种歧义正是由这类自动词的上述使用特点造成的，“见面”类自动词只能用来描述双方，不能只描述一方，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歧义。

四、结束语

对“句模”的研究是计算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在“三个平面”的语义平面上研究汉语句子的类型。胡裕树先生（1995）指出：“汉语句子类型的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人们已开始重视句子类型的研究，在句法平面的‘句型’研究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从建立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汉语句子网络系统的要求来看，那还是很不够的，这表现在：目前的研究还只着重句法平面的‘句型’研究；而语用平面的‘句类’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至于语义平面‘句模’的研究可以说还是空白。”本文试图对句模研究做一点探索。我们把“句模”定义为述语动词和必有论元组成的语义组合模式，这可以说是“狭义的句模”，但它是句子的语义组合的基本模式，或者说是核心，把它研究得比较透彻之后，可以扩展到“广义的句模”研究，即对整个句子的语义组合模式、甚至句子之间的语义组合模式的研究。对述语动词另外几个次类的句模我们也将进行研究。本文对自动词句模的研究还是粗浅的，有待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目的是针对计算机应用的需要，通过对述语动词各个次类的句模的研究，来归结现代汉语的句模系统，进而为建立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汉语句子网络系统”而努力。

附注：

- ① 述语动词是指做述语时的动词，我们称“述语动词”并不意味着有的动词能做述语，有的不能。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中使用“述语”，区别于谓语，我们所说的“述语”本于此。
- ② 林杏光先生对动词及物于不及物的划分采用了与前人不同的方法，是根据动词能否带客体（包括受事、客事和结果）来划分的，详见林杏光（1995）。
- ③ 义项动词，即按义项来确定动词，同一动词的不同义项视为不同的动词。下文中的“动词”都是指“义项动词”。
- ④ 关于必需格和可选格，参见林杏光、鲁川（1994）。
- ⑤ 句模的整理和统计工作是在林杏光先生指导下，由张庆旭、苗传江等人完成的。
- ⑥ 本文所举动词后的标号，如1、①等，是《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中词条上的标号。

参考文献：

- [1] 鲁川主编，1994：《动词大词典》，中国物资出版社。
- [2] 林杏光等主编，1994：《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3] 黄昌宁 1994：序，《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
- [4] 林杏光、鲁川 1994：论深化现代汉语格关系的研究，《动词大词典》序言。
- [5] 林杏光 1995：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计算语言学进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
- [6] 张庆旭 1995：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框架研究，同上。
- [7] 鲁川、林杏光 1989：现代汉语语法的格关系，《汉语学习》第4期。
- [8] 鲁川等 1993：谓语的语义分类和语义组合模式，《汉语学习》第4期。
- [9] 李临定 1990：《现代汉语动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 胡裕树 1995：试论句子类型的研究，《汉语学习》第5期。
- [11] 范晓 1996：动词的配价和句子的生成，《汉语学习》第1期。
- [12] 崔建新 1987：隐现句的谓语结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